

徐志摩

散文与小說

近代創作選集

美國人

單信罕著

生活，其實還是片段的零星，用「一〇一個故事」來，這是現實的幽默小品，別，因為全書有一貫的概萬餘言定價一百二十元。

威廉白原著
劉子潤譯

全銷書之一，由淺入深，全冊六萬言，三十二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六日首版

近代創作選集

徐志摩著：散文與小說

全一冊實價國幣一百十二元

發行者

復興出版社
南平天河北十號

印刷

老金業公司印刷廠

版權所有

近代創作選集

• 第六輯 •

徐志摩選集目次

徐志摩：散文與小說

徐志摩論

巴黎的鱗爪

我所知道的康橋

自剖

再剖

想飛

『迎上前去』

悼沈叔薇

吊劉叔和

小說：

輪盤

一

三〇

四八

五九

六七

七三

七八

八五

八八

九二

一個清清的早上.....

老李.....

早醒時分.....

舊時路.....

「雲土南去」.....

動脈.....

再臨.....

自語.....

幾句談話.....

已蒙的無小.....

斜雲散.....

翁志強：塔上與小語

翁志強：點點日天

近海隱者點集

第六輯

100718

徐志摩論

——他的思想與藝術——

上

雖然他的大部分的作品是「五卅」以後制作的，詩人徐志摩總算是「五四」時代的詩人。他的創作活動，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他的作品反映的，也正是「五四」時代之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意識。如果說「五四」時代的代表詩人是郭沫若，王獨清和徐志摩的話，那麼代表初期的狂飆時代的，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義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頹廢的空氣的是落難公子王獨清，而代表中間期的，則是「新月」詩派的最大的詩人徐志摩了。

雖然沒有郭沫若那樣龐大的野心，到一切的文學的領域去作廣汎的嘗試，雖然他的活動範圍什九止於是詩歌之內，——因為他的大部的散文，是詩的一種形式，而他的小說「輪迴」是不成為

小說，——可是徐志摩是有著他的偉大的存在的意義 (raison d'être)。他不只是「新月派」的盟主，而且，他的全部的詩作，是代表着「新月派」的詩歌之發展過程。在他的「靈魂的冒險」中——在他「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的意義」(迎上前去)——可以說包含着「新月派」詩歌之一切。雖然在他的多量的詩作中，含有好些唯美主義印象主義的要素，可是詩人徐志摩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他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尼采，他深信着他是一位中國的查拉圖斯脫拉。他要求着像大鵬似地作逍遙的雲遊。對於他所不滿意的現代中國社會，他不抱厭世觀，而更不抱那「童孩性的樂觀主義」。雖然他的人生觀是值得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可是他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他「是一隻沒有籠頭的野馬」。他的詩歌的創作，是他對於社會不調和的表現。換言之，他的詩歌，就是他的「靈魂的冒險」的象徵。

詩人徐志摩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始終對於他所憎惡的時代挑戰。他的口號是「*eternalising yes, Everlasting yes*」。在落葉裏他那樣地吶喊，在末期的散文作品「秋」的裏邊，他也是那樣地吶喊。他認為「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落葉)。他主張用「積極的態度對命運宣戰」，因為「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的表現。對於社會，他所要求的是「澈底的來過」(青年運動)。在詩篇「嬰兒裏邊」他說：「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現」。詩人徐志摩，信仰着他的理想，一生的努力，就是目標着他那個

「馨香的嬰兒」之創造

詩人徐志摩對於人生之這種積極的態度，是須要從他的生活環境去說明的。詩人的家庭，是相當地資本主義化了的地主家庭，在猛虎集的序文中，詩人徐志摩說：「在廿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想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個中國的 Hambton」想使兒子進金融界之那種企圖，是證明着詩人的父親是相當地都市市民化了。想作中國的哈彌爾敦之那種野心，是足以反映出來詩人的青年時代是有着狂飆般的政治的要求。這種向上的市民的要求，使詩人徐志摩成為「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列寧忌日——談革命）使他接受了西洋的入世的思想。在天目山中筆記裏他說：「我們承認西洋人生觀洗禮的，容易把做人看得太積極，入世的要求太猛烈，太不肯退讓，把住這個熟虎虎的一個身子，一個人放進生活的牀去，不叫他留存半點汁水回去。」他的那兩個有力量的外國字 everlasting yes，自然是他那種個人主義的表現。然而，詩人雖然到了美洲的大陸，可是他從美國所受的影響，並不見得怎麼顯著。詩人自從士大夫的環境轉變到市民的環境的，從他的作品看，詩人身上是充滿着二重的性格。我們也或者可以說，如法國的服爾德似地，他是一個貴族的市民。因之大都市的工業社會的文明與他無有多大的緣分。惠特曼一類的詩人，沒有給與過他多大的影響。而法國的孔德一流的實證主義的哲學，也像是沒有給過他若千的薰陶。他「擺脫了哥倫比亞大博

士衛的引誘，買船票過大西洋，想跟二十世紀的福祿泰爾（福爾德）認真念一點書去。」（我所知道的康橋）這也足證明他對於不夜城紐約的都市生活表示着不調和了。他以為「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論自殺）如印度的泰戈爾老人似地，他否定二十世紀的文明，要回到自然。他感到「文明只是墮落」他詛罵「文明人」（海灘上種花）。同美國的風尚不相合，到了康橋，徐志摩接受了吸煙的文化。康橋使詩人作了一個重新的開始。在吸煙與文化裏邊，他說：「我在康橋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這輩子再也得不到那樣甜蜜的機會了。我不敢說康橋給了我多少學問或是教會了我什麼。我不敢說受了康橋的洗禮，一個人就會變氣息，脫凡胎。我敢說的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的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在康橋的那種貴族的世界中，他忙着散步，划船，騎自轉車，抽煙，閑談，喫五點鐘茶牛油烤餅，看圖書。在那個心欲的國土裏，他建立了他的理想主義的哲學，他的自然崇拜的理想。那種陶養，使他深感到「浪漫的懷鄉病」，憧憬到「草深人遠，一流冷澗」的境界。強烈的個人主義的 everlasting sea 和浪漫的懷鄉病，因之，成為了這位「朝山客」這位「不羈之馬」的思想的中心。他的藝術的人生觀——「生活是藝術」（話）——在康橋是被胚胎出來了。

貴族的市民出身的詩人徐志摩在康橋同當時的貴族化的英國市民社會融合一起。他深受了英國的世紀末的唯美主義印象主義文學的影響。同時，他更接受了英國的貴族層的浪漫詩人的薰

陶。如果有人對於英國十九世紀末的文學同徐志摩的作品對照起來，作一個比較研究，我以為是很有趣味的。在十九世紀末期的英國，資本主義到達了極絢爛極成熟的時代，寄生的社會層得到了過剩的生活餘裕，於是，應運產生出來對於世界的全然唯美的態度，人生之最高的意義在於美的主張。達到了帝國主義的成熟期的英國，擁着廣大的殖民地，在歐戰之後，其資產者社會仍持續着過着寄生生活。而且在歐戰期，英國沒有直接地蒙着戰禍，它的牛津，仍是牛津，牠的康橋，仍是康橋。從那種貴族化的市民社會，詩人徐志摩發現了他的理想的糕糧。他發現了他的理想的政治與理想的革命。（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而是在那裏他發現了他所心愛的諸作家。在他以為，他那些「生活的趣味」都是些「不預期的發現。」他告訴過我們斐德（F. F. F.）歌德、柏拉圖、雪誅、杜思退益夫斯基、托爾斯泰、丹農雪烏、盧梭、波多萊爾之所以被他發現，「都是邂逅，不是約會。」（濟慈的夜鶯歌）他認為是偶然的。然而他沒深注意到英國的諸現實主義的巨家，而把主義放到濟慈、渥茲渥斯卜雷克、拜輪和半個雪誅的上面，把注意更放在盧瑟諦、哈代、梅曼代斯、曼殊裴爾、西蒙茲、哈得生（Henson）裴德的上面，是不是偶然的呢？他接受了泰戈爾、托爾斯泰、羅曼羅蘭、尼采、丹農雪烏、達文塞、哥德，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來那裏邊存在着必然性。在他所繙譯的東西之中，有淪亡的貴族福凱（Fouquet）的騎士故事、渴堤孩，有貴族的市民服爾德的貢第德，有閨秀作家曼殊裴爾的小說，有丹農雪烏的死城，都是多少帶有貴族性的東西。徐志摩對於西洋文學之接受，自然是由於他的強烈的主觀。

出發的了。

具有如上的生活環境的徐志摩是極端地肯定着他的理想主義。他不住地要求着自我實現。他的創作是自己實現，他的翻譯也是自我實現。他有着單純的信心，在他認為「單純的信心是創作的泉源。」（海灘上種花）。他的理想主義是不住地在更新着。在飛上前去裏，他說：「我相信真的理想主義者是受得住眼看他往常保持着的理想萎成灰，碎成斷片，爛成泥，在這灰連斷片這泥的底裏他再來發現他更偉大更光明的理想。我就是這樣的一個。」詩人的一生是「冒險——痛苦——失敗——失望」的動變，是「認識——實現——圓滿」的過程。然而，在一生中，他什麼都未有完成。他的一切的完成，可以說全是散葉子的零碎札記。他的思想，當然也是同樣。在落葉裏，他說：「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遠不是成系統的。我沒有那樣的天才。我的心靈的活動是衝動性的，簡直可以說是痙攣性的。」衝動性痙攣性的，是他的思想，他的為人是非常好動的。在自剖裏，他說：「我是個好動的人。每回我身體行動的時候，我的思想也彷彿跟着動盪。」他歡喜飛機，他歡喜自轉車，他歡喜旅行，他歡喜雲遊。在想飛中，他說：「人類最大的使命，是製造翅膀，最大的成功是飛！理想的極度，想像的止境，從人到神。詩是翅膀上出世的；哲理是在空中盤旋的。」超脫一切，籠蓋一切，掃盪一切，吞吐一切。」從人到神，這一種超人哲學，是一種尼采主義。他在弔劉叔和裏邊說：「他彷彿跟着查拉圖斯脫拉登了哲理的山峯。」使他不住的喊出 *everlasting yea* 的，也是這種尼采主義。尼采說：「受苦

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此語在徐志摩的身上，是有很大的反抗作用的。

從康橋回到中國，那是民國十一年。「五四」運動已經低潮，中國仍是半殖民地。這裏沒有康橋，沒有英國那樣的貴族社會。戰後帝國主義之變本加厲地向中國進攻，使中國越發呈出紊亂的狀態。那一種紊亂的環境，是詩人徐志摩所不忍目睹，所不能安居的。他的理想主義的浪漫主義碰了壁，然而他不能正確地說明此路不通的原故。他不把主要的原因歸之於洋大人，而認為是民族的墮落，是民族的倒運，是民族的破產。從落葉以至於秋，這種思想是一貫着的。我們民族是破了產的，道德、政治、社會、宗教、文藝，一切都是破產了的。其原因呢？於是他說了：「不要以為這樣混沌的現象是原因於經濟的不平等，或是政治的不安定，或是少數人的放肆的野心。」「我們的自身是我們的運命的原因。」（落葉）他又說：「我認識我自己力量的止境，但我却不能制止我看了這時候國內思想界萎靡現象的憤懣與羞惡。」（迎上前去）他悲憤仁義禮智信成為了五具殘缺的屍體。（毒藥）他悲憤地又說：「儒教的珍品——取節——到哪裏去了。」（從小說講到大事）他怎麼看我們的民族呢？在求醫中，他說：「我們這倒運的民族，眼下只有兩種人可分，一種是在死的邊沿過活的，又一種簡直是在死面過活的。」對着這種「普遍死化的凶潮」，對着這種「人道的幽微的悲切的音樂」，他閉上了眼睛，他發現了另一個悲慘世界，在那裏，他的感情、思想、意志、經驗、理想，沒有一樣是和諧的，沒有一樣是容許他安舒的。他發現了「實際的生活逼得越緊，理想的生活宕得越空。」（求醫）現實

的生活與理想的生活之矛盾所生出來的失望沒有使他絕望，反之，却使他對於自己更加強烈地，更加精細地去做解剖的工作。然而，他不求援於科學，他說：「科學我是不懂的。」（追上前去。）寧可以說，他是否定科學的。在落葉裏，他說：「我們決不可以為單憑科學的進步就能看破宇宙結構的秘密。」而在論自殺中，他又說：「在我們一班信仰（你可以說迷信）精神，精神生命的癡人，在我們還有土可守的日子，決不能讓實利主義的重量完全壓倒人的靈性的表現，更不能容忍某時代迷信（在中世是宗教，現代是科學）的黑影完全淹沒了宇宙間不變的價值。」他相信靈性。他說：「單有軀壳生命沒有靈性生活是莫大的悲慘。」（海灘上種花。）他愛大自然，因為大自然有靈性。康橋有康橋的靈性，翡冷翠山中也有牠的靈性。「自然是最偉大的一部書。」（翡冷翠山居閒話。）牠給你以「靈性的迷醉。」由於同中國社會之矛盾，他感到：「實際生活的牽掣可以翫去我們性靈所需要的閑暇，積成一種壓迫。」（自剖。）然而，對於生活的壓迫，他不感絕望。他要「迎上前去。」在再剖裏，他說：「我寧言我自己跳進了這現實的世界，存心想來對準人生的面目，認他一個仔細。」他不斷地作他的「靈魂的冒險。」「要在這忽忽變動的聲音的世界裏，贖出幾個永久不變的原則的憑證來。」（海灘上種花。）可是，他的玄學的追求，是終沒有完成的答案，約在自剖再剖之後，他思想上起了轉變。他背起了他的十字架，由盲衝轉變到有意識的行動，從對於社會之不調和不承認的態度，轉變到「迎上前去。」在迎上前去裏，他肯定地說：「是的，我從今要迎上前去！生命第一個消息是活動，第二個消

息是搏鬥。第三個消息是決定。思想也是的。活動的下文就是搏鬥。他的「赤子之心」他的「單純的信心」使他積極地作他所謂的「理想中的革命」。

單純的信仰給了他勇敢。單純的理想給了他力量。他的靈性的勇敢使他崇拜拜輪，說出來「他是一個美麗的惡魔，一個光榮的叛兒。」（拜輪）他崇拜耶穌、托爾斯泰、哥德、密爾頓、悲特文、密其郎及羅文、天祥、黃梨洲等等的人物。他崇拜他們，是因為他們有不可動搖的 simple faith。是因為他們的理想是單純的——宗教家為善的原則犧牲，科學為真的原則犧牲，藝術家為美的原則犧牲——這一切犧牲的結果便是我們現有的有限的文化。（海濱上種花）是因為黃梨洲、文天祥、在非常的時候，「為他們的民族爭人格，爭人之所以為人。他的「理想中的革命」的要求，使他在落葉裏讚美俄國革命，讚美俄國國旗說：「那紅色是一個偉大的象徵，代表人類史裏最偉大的一個時期；不僅標示俄國民族流血的成績，却也為人類立下了一個勇敢嘗試的榜樣」使他在同篇中，更讚美法蘭西的大革命，說：「巴士梯亞是代表阻礙自由的勢力，巴黎市民的攻擊是代表全人類爭自由的勢力，巴士梯亞的『下』是人類理想勝利的憑證。」在自剖裏，他又說：「那一個民族的解放史能不濃濃的染着 Martys 的腔血？俄國革命的開幕，就是二十年前冬宮的血景。只要我們有識力認定，有胆量實行，我們的理想中的革命，這回羔羊的血就不會是白費的。」可是流血的事情，是他所不喜歡的。詩人徐志摩的革命的要求，只是在於爭「靈魂的自由」而且，他的理想政治是英國的政治，是

希臘的政治。他所理想的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在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之中，他說：「英國人是『自由』的，但不是激烈的，是保守的，但不是頑固的。自由與保守並不是衝突的，這是造成他們政治生活的兩個原則；唯其是自由而不是激烈，所以歷史上並沒有大流血的痕跡（如大陸諸國），而却有革命的實在，唯其是保守而不是頑固，所以雖則『不為天下先』，而却没有化石性的殭。」然而，英國對於殖民地的剝削與壓迫，希臘的奴隸社會，他一概不提。愛和平是他的天性，因之，對於羅曼羅蘭，他表示出來深厚的共鳴。羅蘭的空想的英雄主義，他認為是一種最高的理想。他以為羅蘭是勇敢的人道的戰士，是同托爾斯泰、杜斯退益、夫斯基、甘地同樣，立脚於高高的山嶺上，俯瞰着人間社會。「打破我執的偏見來認識精神的統一，打破國界的偏見認識人道的統一。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解脫怨毒的束縛來實現思想的自由，反抗時代的壓迫來恢復靈性的尊嚴。這是羅蘭與他同理想者的教訓。」（羅曼羅蘭）尼采所說的「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那句語，是他的座右銘。「在苦痛中領會人生的實際，」在痛苦中實現生命，實現藝術，實現宗教，實現一切的奧義」之這種人道的英雄主義，也在此地成為了他的理想了。遊了莫斯科，對於革命後之俄國社會表示不滿，接着，他就自命為羅蘭的同理想者了。在弔劉叔和文中，他認為「五卅」前後的中國國內情形是一幅大西洋的天變，而難得的是少數共患難的旅伴。因之，在大的社會中，詩人徐志摩是感到孤獨的。詩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現代的墮落與物質主義的革命運動，是心靈解放的革命。他的這種要求，是

從他那有士大夫性的個人主義出發的。到最後，在秋裏，他悲嘆士民階級之沒落，而結論到「我們現在爲救這文化的性命，非得趕快就有健全的活力來補充我們受足了文明的毒的讀書階級不可。」在話裏，他說，「真偉大的消息都蘊伏在萬事萬物的本體裏，要聽真值得一聽的話，只有請教兩位最偉大的先生……就是生活本體與大自然。」在秋裏，他仍然貫徹着這種思想。他依然是主張把過度文明的人種帶回到生命的本源上。他主張人多接近自然。一方來補充開墾過多分的士民階級，一方極力把教育的機會推廣到健全的農民階級裏。打破階級界限及省分界限，獎勵階級間的通婚。不過這一種理想，是不是可以實現的呢？這種對於士民和農民的關心，是表明着詩人徐志摩的 *sympathy* 之所由來了。

雖然詩人徐志摩要求着「一種要新發現的國魂」，可是，那是從他的個人出發的。他在列寧忌日談革命裏說：「我是一個不可教訓的個人主義者。這并不高深，這只是說我只知道個人，只認得清個人，只信得過個人。我相信德謨克拉西只是普遍的個人主義；在各個人自覺的意識與自覺的努力中，涵有真純的德謨克拉西的精神。」他崇拜列寧說列寧有如耶穌的偉大，是崇拜個人，而不是主觀。他認爲「生命祇是個性的表現」，而是感情把一些個體的組織起來的。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在落葉裏，他說：「人在社會裏本來是不相連繫的個體。感情，先天的與後天的，是一種線索，一種經緯，把原委分散的各體組織成有文章的整體。」徐志摩是一個感情性的人。他的一生，就是要實現「

生活是藝術」的主張。他的感情，使他在苦痛中在時代悲哀中實現他自己。他的感情的生產，就是他的詩歌。他忠實去創造新的人生準則。他在話裏說：「不能在我的生命裏實現人之所以為人，我對不起自己。在為人爲的生活裏，不能實現我之所以爲我。我對不起生命，這個原則我們也應該時時放在心裏。」感情性的詩人徐志摩，藉着詩歌實現了自己。在秋裏，詩人引過一個別的詩人的話說：「我們靠着活命的是情愛、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 admiration and hope）情愛、敬仰、心希望，則是詩人在詩的創作中所靠着生活的了。

下

詩人徐志摩在他的短促一生中，遺留給我們四部詩集：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雲遊三部散文集：落葉集、自剖、巴黎麟爪和一篇散文秋，以及一部小說集輪盤與一篇戲曲卞峴岡。其中成爲作品的，只有詩和散文。但是他的散文，更是詩的一個形式。他的散文，什九是散文詩。在其中一貫着的，是他的個人的感情。詩人徐志摩長於流露抒發自己的感情，而拙於描寫社會生活。譬如輪盤中的春痕，只是形容詞的堆砌，而其主題，則是才子佳人式的戀愛。詩人徐志摩只是一個寄生生活者，他的境遇比較順，而又與生產無直接地關係。對於社會的現實，他不能把握。從社會生活中，他抽不出有意義的主題來。對於醜惡的現實的社會，他是迴避的，否定的。在迎上前去中，他說：「我敢擔保的，只是我自己思想的忠實。」而那止於是主觀的忠實。他是一個信仰感情的人，他不懂科學。而抒情詩，抒情的散文

是足以作他的感情的表現之工具而有餘。抒情詩，抒情的散文，是足以包容他的思想的。法國的博威（Ernest Bevet）把文字發達史分成爲抒情、敘事、劇之三個階段。徐志摩恐怕算是其第一個階段上的人物了。

在我所知道的康橋裏，詩人徐志摩說：「我這一生的周折，大都尋得出感情的線索。」詩人的創作活動之過程，也是有跡可尋的。語濟慈的夜鶯歌，海灘上種花諸篇，如果可以說是徐志摩的藝術論或者是詩學，那麼，翡冷翠的一夜和猛虎集中的兩篇序文，則是他的創作活動之自我批判，創作生活之回顧了。如果把這兩篇序文和自剖中之自剖再剖求，想飛迎上前去，諸篇詳細分析一下，我們很可以找出來他的創作活動的。徐志摩的創作活動可以分爲四個時期。第一期是最早寫詩的那半年。猛虎集的序文告訴我們說：那一個時期他的感情真如山洪暴發，不分方向地亂沖，生命受了一種偉大的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可是那個時期的感情奔放的浪漫諦克的詩，據說雖然爲量甚多，但幾乎都見不得人。所以我們也無從研究了。不過我們可以想像到在當時他是一匹狂暴的野馬。徐志摩的創作活動的第二個時期是由志摩的詩所代表着的那是他民國十一年回國後兩年間的作品。代表這個時期的散文，是落葉裏的大部分。落葉諸篇是充滿着浪漫諦克的自白，充滿着康橋時代的憧憬。在志摩的詩的裏邊，要據詩人自己說：「初期的洶湧壯雖已消滅，但大部分還是感情的無關關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與技巧都談不到。」（猛虎集序）